

# 论成长电影中的人性假设 及其对学校教育变革的启示

## ——以《死亡诗社》、《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例

王 澍, 段伯升, 姚玉香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长春 130024)

**摘要:**从教育学视角分析电影《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笑》发现,成长电影往往蕴含着倡导变革和阻碍变革两种力量,两种力量的代表者们所预设的人性生成、教化机制截然不同,对教育变革结果的判断也大相径庭。比较这两种冲突力量可知,倡导变革的力量所持人性假设及其教育变革实践,更有益于当今学校教育改革;其与阻碍变革的力量所产生的冲突表明,人性的自由是争取的自由,真正的教育是唤醒和引领人的自我意识,教化人性的活动难以成败论英雄。

**关键词:**成长电影;《死亡诗社》;《蒙娜丽莎的微笑》;人性假设;学校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3-0131-04

成长电影《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以教育变革为题材,经常被教育学教师作为教学电影引导学生批判教育现实、反思教育观念和探讨教育理论。粗略分析,似可把影片冲突的双方概括为两种力量:一是倡导变革的力量,以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为代表;一是阻碍变革的力量,以学校的教育传统与现实为载体。两种力量背后隐藏的对人性的看法即为其所持的人性假设,人性假设是影响人们教育实践的更为深层更为隐秘的原因。从教育学角度分析发现,影片中两种力量对人性的生成机制存在不同理解,对人性的教化方式存在不同选择,对教育变革的结果存在不同判断。这些对于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变革都不无启示。

### 一 对人性生成机制的不同理解

在人类的诸多活动中,教育活动是倾向于保守的,变革起来较为困难。电影《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

笑》中两位老师进行的教学变革都遭遇了阻碍,变革受阻的深层原因在于影片倡导变革的力量与阻碍变革的力量对人性的生成机制存在不同理解。

从影片来看,两种力量都认为人具有未完成性,人性并不是天然形成的,需要后天教化才能达到成熟水平,但对“人性到底如何形成”这个问题,两种力量的看法却存在很大不同。阻碍变革的力量在人性假设上认为,人性的生成应该在预定的轨道中实现。他们认为年轻一代是不成熟的,没有足够强的力量面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此学校教育的一切都是预先编排好的。《死亡诗社》中的威尔顿预备学院和《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卫斯理女子学院都非常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和学生家长的尊重,他们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良好的社会声誉赢得了家长的认可。学校里教授的教学大纲是固定的,教材是固定的,观点

收稿日期:2011-01-27

作者简介:王澍(1978—),女,吉林长春人,教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

段伯升(1986—),男,山东日照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

姚玉香(1977—),女,河北唐山山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

是固定的,而且还经过了学校教务部门的审核。学校强调的是对教科书、教师和权威的服从以及对学校传统和荣誉的维护。如影片所演示的那样,新学生们来到学校参加完严肃而隆重的开学典礼后就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没有新的力量到来之前,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理所当然,年轻的个体接受着来自学校和家长的安排,而每一个接受学校教育的个体也认可着这样的体制。《死亡诗社》中的男生们为当医生当科学家、升入哈佛、耶鲁等顶级大学而努力着,《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生们则为自己的婚姻做着打算,直到新力量的到来打破了原来看似热闹、实则沉寂的学校生活。

以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为代表的变革力量认为,人性的生成并不一定在预定的轨道内实现,甚至预定的轨道有可能束缚人的成长;人的发展动力不仅仅来自外部,内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促进人发展的更重要力量;人性的生成需要人去全面占有自己的本性,通过自己的选择而成为有担当的人。所以,基廷老师以颇有些夸张的方式进行诗歌教学,他鼓励学生讲出自己对诗歌的真实感受,鼓励学生用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凯瑟琳老师不满学校把目标定位为学生毕业以后成功的婚姻,批判学校是新娘预备学校,她鼓励学生发掘自己的兴趣,大胆去实践她们自己的想法。从两位老师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变革的教育力量对人性生成的假设,即人性有自由的一面,人的创造力是生来就有的,学校教育不能以预先安排好的一切去抹杀学生的创造力和追求自由的动力。教化人性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人性的约束层面上,人永远学不会自己担当。教育者要承认人性有自由的一面,通过启蒙实现学生心灵的解放,激发他们进行自主选择的主动意识,鼓励他们学会用自己的视角思考世界,这样才能实现人格的独立,才能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

## 二 对人性教化方式的不同选择

虽然哲学上存在着人性善、人性恶、人性非善非恶等诸多看法,但是“每一个人,在不受骗子或傻子迷惑的时候,最善于鉴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在总体上,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奉行自己的理解力所提供的行为法则”<sup>[1]136-137</sup>。因此,教化对人性的形成无比重要。天生的人性只是人的可能性,不是人的必然性,要想实现人性的必然性,必须借助外在的手段才能实现,而教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人的自然存在状态需要通过教化才能获得精神生命,才能成为完整的人。影片中的两种力量在教化方式上存在着很大差异。

阻碍变革的现实力量认为,人性的教化机制要求学生接受所有预先的安排,对于一切异于学校传统和现行

体制的思想与行为都给予否定,一切有悖于传统和现行体制的好奇心、兴趣、爱好都必须遭到遏制。《死亡诗社》中,学生尼尔试图违抗父亲的指令、放弃当医生而选择当演员的想法,遭到了父亲强烈的反对,父亲要把他送进军校以培养尼尔对纪律的服从。在父亲眼里,服从纪律就是服从父亲。《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学生们也在父母的安排下走进了婚姻生活。在教化人性的进程中,这些力量采取的方式是控制,他们不允许任何违背规定的行为与思想,想方设法地把违规的行为和思想拉回预定的轨道。因此,阻碍变革的力量采取的态度是保守的,他们认为对人性的教化是一种确定性的活动,按照现行的方式来做,肯定会收获良好的结果;他们坚信既有的方式被传统证明是有效的,害怕违反传统的行为带来糟糕后果,因此他们对任何有悖于现行体制的思想、做法都持反对的态度。

倡导变革的教育力量认为,人性的生成需要引领,反对对人性的机械控制;认为对人性的教化机制是引导人的思维、肯定人的能力、承认人的自我,帮助人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当基廷老师让学生撕掉教科书的时候,要求学生“如果你认为知道某件事,请你换个角度再次审视”的时候,当凯瑟琳老师在艺术史的教学放弃了教材上现成的教学内容而代之以不同的作品让学生赏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异于传统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们惊讶的同时也让学生们开始了反思。两位进行变革的老师都反对人云亦云,要求学生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而不是让教科书、成年人、某种传统或者权威代替自己的想法。体制之中的现实与传统的教育力量总是认为人是有意识的,而倡导变革的教育力量则进一步认为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在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有一种流行的区别:意识符合某些经验诸如疼痛或愉悦的经验,自我意识指的则是作为一个对象的自我的识别和出现”<sup>[2]13</sup>。电影中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激发的是学生的自我意识,他们要求学生去追问自己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经过两位老师与众不同的教学方式的启迪,学生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死亡诗社》中的尼尔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说“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我到底想做什么,也是第一次我决心要做成”,一个人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女学生们也逐渐摆脱各种束缚,基于自己内心真正想法选择了自己想过的生活。教化学生不是简单地要求学生接受共同体的约束和服从长辈与传统的要求,而是通过交流对话学会怎样去选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电影中的两位主人公教师潜在地认为,对人的教化不是一项确定性的活动,即使教

育者把关于人性的全部知识掌握住,教育过程以及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依然是不确定的。教育活动必须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唤醒他们的自我意识,帮助他们学会对自己负责。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很多,来到学校不仅是要学习生存的本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知晓人生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同基廷老师所讲:“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是维生的基础。然而,诗歌、美、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 三 不同人性假设对变革结果的判断

我们在主观上总是希望教育变革能获得成功。从宏观上看,世界上每一次重大的教育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由此新一轮的改革又在酝酿之中,仿佛只有找到先前改革的糟糕之处才能为下一次改革的酝酿与发生找到充足的理由。而电影中那种微观教育变革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结果则别有一番韵味,持有不同人性假设的两种力量对教育变革结果的不同判断,让我们对教育变革的成功和失败有了别样的认识,也促使我们再一次思考判断教育变革的成败标准。

威尔顿学院和卫斯理女子学院中的教师、教育教学管理者以及学生的家长这些维护传统与现实的力量把倡导变革的力量逐出了学校,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所以两部电影的结局几乎一样,勇于变革的教师离开了学校。无论是《死亡诗社》中学生尼尔自杀悲剧的发生和基廷老师的被迫离开,还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中的凯瑟琳老师主动选择离开,都可以看出以他们个人的力量想要改变传统力量十分强大的学校教育状况是异常艰难的。影片的结局是传统的教育力量成功地把变革的教育力量从体制中毫不留情的驱逐了出去,基于个人教育理想的变革失败了,学校中的传统教育力量得以保留,传统得以延续。

勇于变革的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虽然离开了,但他们并不是失败者,表面看上去失败的教育变革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意义。经过两位教师的引导,许多学生的心灵被唤醒,有了追逐自己梦想的动力,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死亡诗社》中的学生尼尔虽然死了,但他的同学认为尼尔的死不是基廷老师的错,反而是基廷老师帮助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目标,对人生充满了激情与真正的热爱;当基廷老师离开教室的时候,学生们以站在桌子上这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表达了对基廷老师的感激和支持,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而《蒙娜丽莎的微笑》中一群学生骑自行车给凯瑟琳老师送行,象征着这些学生经过了一次心灵之旅后知晓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在给启迪他们的老师送行的时候,他们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选择,学会基于自己内心进行选

择,而不再充当父母和成年人面前的玩偶与傀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 四 对学校教育变革的启示

所有教育活动背后均有人性假设作为支持,但以基廷和凯瑟琳老师为代表的变革力量所持人性假设更有益于现代学校教育改革,两位主人公老师在电影中的教育实践对于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变革具有深远的启示。

#### (一)人性的自由是争取的自由

在笔者看来,这两部电影对人的自由问题给予了严肃的思考。从人的成长来看,自由是不能被恩赐的,自由也不是无拘无束的状态,自由的获得是个体争取的结果。自由实际上是一个动词,只有基于内心做出的争取与选择才有意义。因此,自由是个体基于自身意志的自由,是勇于承担后果的选择自由。影片中当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没有到来的时候,学生们生活的状态看起来是那么和谐,他们在预定的生活轨道中奋斗着。基廷老师和凯瑟琳老师的到来,打破了学校既有的沉寂氛围,他们反对学生们在平静的绝望中生活,鼓励学生们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时学生的自我意识逐渐被唤醒,他们对自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开始打破自己身上的束缚,开始了争取自由的奋斗,直面自己的人生,承担基于自己内心的选择焦虑。因此,教育活动中,受教育者自由的获得并不是教育者恩赐和给予的,只能是在教育者的帮助与启迪之下,受教育者通过自身努力与争取获得的。如此获得的自由才有珍视的价值,这样的人才真正地成为了人。

#### (二)教化人性要唤醒人的自我意识

教化人性固然要提升人的能力和水平,促进人的素质的发展,但更为重要的使命是帮助人实现对自己负责,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而成年人倾向于认为教育就是恩赐给儿童很多的资源,总是觉得自己替年轻一代做出的选择是最好的,走铺好的路可以顺利奋斗出美好人生,年轻一代应该理所当然地接受。然而这不是教育的真谛,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替代做出选择,个体只有真正基于内心做出的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因此,教育与其说是提供很多资源,不如说是通过资源的提供激发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帮助他们成为独立和自由的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就是要帮助人实现意识水平的提升和理性能力的增长,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要唤醒人的自我意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学生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生活的意义。在影片中,学生们在学校传统的环境氛围中,接受着来自成年人的各种安排,并且同样也在努力奋斗着,但这些安排由于没有经过学生内心自我意识的过滤和洗礼,显得那么苍白,而且没有生机活力。在两位教

师的启发下,他们虽然经历了颇为艰难的选择与体验的过程,但最终懂得了进行自我选择,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生活,由此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充满生机与活力。

### (三)教化人性的活动是难以成败论英雄

现代学校教育实行的是班级授课制,采取工厂式的教学方式,教育变革成败的标准是大多数学生或者全部学生是否得到发展,而学生获得发展的核心标准是学业成就。但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最需要的是因材施教和尊重个性差异。教育活动是情境性的具体活动,其对象是具体个人,以学业成就作为标准衡量变革的成败实际上是对教育活动的情境性与具体性的否定,把教育活动简化为冷冰冰的符号。从这个角度讲,衡量教化人性成败的标准应该是能否促进学生精神生命的成长,能否

激发学生的自我意识,能否帮助他们实现独立自主,而这些标准难以量化,不能依靠测验来实现。教育变革的成败标准在于人的内心,主观性比较强,学业成就高不一定表明变革成功,学业成就降低也不见得变革就一定失败了。就如同影片所演示的,勇于变革的教师被迫离开,表面上变革失败了,然而学生们却知晓了诸多的道理,自我意识得以启迪,从这一角度来看教育变革则是成功了。教育变革的成败与否,只能以每个受教育者自身发生的变化来衡量,观察他们追求理想、完善自我的意识与能力是否获得唤醒和成长。

虽然电影中的故事和情节是虚构的,但它反映了现实,促使我们对学校教育变革进行思考,使我们获得了有益的启示。

### 参考文献:

- [1](英)以赛亚·柏林.自由及其背叛[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On the Hypothesis of Human Nature in the Growth Film and Its Inspiration for School Reform

WANG Shu, DUAN Bo-sheng, YAO Yu-xiang

(Education Science Institut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strength of supporting and impeding to change in the growth film such as *Dead Poets Society* and *Mona Lisa Smile* from the education perspective. The two kinds of strength are different from generations and educational mechanisms. The judgments of the results of education reform were also very different. Comparing these two conflicting strength we can know the assumption of human nature owned by reform strength is more conducive to current school refor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strength shows that human freedom is to win the freedom, and true education is to awaken and lead the people's self-awareness. The didactic education activities are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the human natu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success or failure.

**Key words:** growth film; *Dead Poets Society*; *Mona Lisa's Smile*; human nature assumptions; school education

[责任编辑:凌兴珍]